

南京假银行还原： 传销式资金中介暴露九龙治水困局

■ 本报记者 钟文

一家原本为农业、农民提供帮助的专业合作社，在经过一番精心装扮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些人敛财的工具。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南京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南京盟信）近日被南京浦口警方查封，法人代表曾某和三名业务经理被逮捕。至案发时，南京盟信涉案金额达2亿元，涉及人员200余人。

《中国企业报》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许多受害者此前都有过“买卖资金”的经历，资金掮客像搞传销一样不断发展下线。让人疑惑的是，2014年五六月间已经有人报案，但到9月份案发前仍有人去存钱。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南京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近日被南京浦口警方查封，法人代表曾某和三名业务经理被逮捕。 本报记者 钟文 / 摄

山寨银行真假难辨

在南京市浦口区珠泉东路与河滨公园交叉口，坐落着一幢外观普通的二层楼房。靠近珠泉东路一侧写着“南京盟信”，靠近河滨公园另一侧写着“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的绿色大字，这里就是南京盟信所在地。只不过如今门窗紧闭，一张写有“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经侦大队封”的封条格外醒目。

南京盟信占用两间房子，每间不到50平方米。尽管从外观上看不出南京盟信有任何银行的痕迹，但是彤丹坚持认为，她完全是被南京盟信里面的装饰所蒙蔽才上当受骗的。

彤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2013年3月，资金中介介绍她来南京

存钱。当时，南京盟信完全是银行的装扮：4个存钱柜台、叫号机、LED显示屏上各种汇率牌价、存款利率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大堂经理和保安。

蒙蔽彤丹的还有南京盟信提供的假营业执照、存款单和合作社名称。彤丹提供了一张南京盟信《法人营业执照》，仔细一看令人吃惊，一家普通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出资额居然达到10000万元。而业务范围更让人咋舌，上面写着“按农村合作社经营法经营金融业务、吸收周边业务个人存款、支持农业中小业务贷款及农民个人贷款”。

尽管如此，彤丹还是有些顾虑。她说，当时就感觉名字似乎不大像银行。

但是中介说，这其实就和你们浙江那边的信用社、联合银行是一样的，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另外，她把钱存进去之后，南京盟信开出的是一张标有“南京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存款单”，她的顾虑至此打消了。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南京盟信不仅伪造了上述《法人营业执照》，还有民政部门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彤丹告诉记者，当时她妹妹也想去南京存钱，她就让妹妹直接和南京盟信联系。南京盟信给她妹妹提供了一张《登记证书》。记者看到，《登记证书》登记的内容除名称和上述营业执照一样外，其他都不一样。这张2012年5月4日颁发的《登记证书》显

示，开办资金为5000万元，业务范围则为：金融机构融资、买卖政府债券、办理同业存款、办理股东存款。彤丹的妹妹在网上查阅了相关信息后，感觉不是很正规，就放弃了存款的念头，躲过一劫。

“傻瓜才会去那存钱。”南京盟信对面一家建材店老板告诉记者，他在这里经营多年都没注意到这有一家“银行”，看到新闻才知道。他说，本地人不可能把钱存那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都在旁边。一位在店里选购建材的顾客告诉记者，他就住在附近的小区，也从不知道南京盟信是一家银行，在他的印象中，南京盟信并不是每天都开门。

资金掮客像搞传销

“哪里是做生意的呀，大部分都是上班族。”对于有媒体报道中说去南京盟信存款的人很多都是个体经营者，易炯感到很委屈，他是典型的“拆二代”。

易炯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属于村改居的居民，平时也是上班族。因为家里拆迁，没有去购置房产，手上有一部分闲钱，他就拿出来理财。2013年3月，经中介介绍，他在南京盟信存入130万元，存期一年。2014年3月到期后，他拿出了10万元，把余下的120万元又存了进去，存期依然为一年。

易炯坦承，如果当时年贴息很高，他也不敢存，但是只有5%，他感觉已经很低了，属于正常的银行操作。他说，出事之后才知道，南京盟信有的年贴息已高达15%。

简志雄就拿到了11.75%的年贴

息。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是上班族，但平时有闲钱都会通过中介到各地的银行去存，赚取贴息。他说，他先后把资金存到过广东、江西、河南等地，年贴息一般都在10%左右，但这种存款额度都比较大，一般要求起步100万元以上。

记者发现，到南京盟信去存款的受害者大都有过做资金生意的经历，有的还有很多年的理财经历，去南京盟信存款的人大都和中介熟悉，有过合作。易炯告诉记者，他的中介是在杭州的一家论坛上认识的，他们在论坛上发理财帖子，然后到线下见面开始理财。

简志雄坦承，去南京盟信存款的人基本上都是上班族、拆迁一族或退休一族，真正做生意的很少。他说，都不是专业理财，就是手上有些闲钱，然后通过中介拿到银行赚

取贴息。“我们相信银行，如果存到别的地方，我们肯定不会同意的，也不放心。”

漆章是做建筑预算的，他的2000万元也是被熟悉的中间人介绍到南京盟信存款的。2014年4月底，中介告诉他南京有一家银行月底要充量，让他去存钱。当时谈好存2000万元，存款七天，每天1%的利息，即1000万每天一万元的利息。没想到会造成今天血本无归。他告诉记者，他后来蹲守在南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发现，南京盟信以月底充量为由大肆在外吸储，除了他这笔大金额外，还有一笔2500万元的和一笔1900万元的。

记者还发现，这些资金中介都是公司化在运作。简志雄给记者提供的一张名片显示，该公司为杭州的一家经纪咨询服务公司，有固定的办公地

址和电话。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仅受害者之间基本不认识，而且中介也几乎都不相同。

“如果相互之间认识的话，这种骗局可能早就被戳穿。”简志雄告诉记者，南京盟信被立案后，办案民警打电话向他了解情况，他还以为是骗子。他就跟他的中介打电话，中介说不可能的，一直营业呢。因为身边没有认识的人也在南京盟信有存款，根本没法核实。事后他才知道，公安已经找过中介了，中介居然还在骗他。

“中介就像搞传销一样，不断地发展下线把存款吸收进来。”简志雄告诉记者，一笔钱有的要经过两个中介甚至三四个中介才能真正到“银行”。南京盟信被立案后，公安机关让中介把赚取的中间利润还给受害者，有的受害者却根本不认识这个中介，就是这个原因。

九龙治水监管困境

实际上，早在2014年3月南京盟信就遇到了资金麻烦。彤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杭州余杭的一位大姐2013年3月份的一笔200万元的存款到期后取不出钱，这位大姐急了，天天蹲在南京要款。南京盟信后通过中介做这位大姐的工作，在补贴部分利息之后，让其又转存了三个月。

南京盟信真正暴露问题是在2014年的五六月份。彤丹告诉记者，当时很多到期的存款已经支付不出了，当事人开始陆续去公安机关报案。

南京某电视台新闻报道显示，2014年6月4日，很多受害者到南京公安浦口警方报案。然而让人疑惑的是，尽管如此，之后还有很多人去存款。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受害者都认为，公安机关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公安机关及时立案调查，后来的事根本不可能去存款。

易炯告诉记者，今年一月份和他们一起去南京维权的受害者中，一位老大爷就是去年7月份去存款的。而且这位老大爷是代表三个老人去的，他们

三个人在7月份总共存了510万元。易炯给记者提供的几张存款单显示，两张是2014年7月15日同日存进去的，一张95万元，一张149万元。还有一张是7月29日的，存款30万元。

记者找到了南京盟信辖区的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珠海派出所，该所教导员告诉记者，这事不是他们负责，让去分局政工办。政工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已经做过了，不再做了。”细问记者才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通过媒体报道过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除了公安部门，实际上银监、工商、金融办都曾有人去反映情况。

漆章告诉记者，他的2000万元原本是南京盟信拆借一周的。2014年4月29日存进去5月6日到期。但到期后南京盟信兑付不出，要求再延期一周支付，这样又过去一周。但这一次南京盟信表示，因为资金都投入到外面的项目里去了，已经没有现金兑付了。漆章开始紧张了，他先后跑到南京市银监局、南京工商局浦口分局、浦口区

金融办等单位反映情况。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么多单位，居然没有一家愿意管此事。浦口区金融办说，他们没有执法权，没有办法执行；工商局说南京盟信是超范围经营，不属于他们管理；而银监局则认为南京盟信是非法机构，不属于他们管理。他还投诉到了南京市12345市民热线也没有回复。

事实上，早在2013年南京盟信开业不到两个月就遭到市民关于非法吸储的举报，浦口区政府曾组织包括工商、公安、人民银行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然而，除工商部门约谈了合作社负责人责令其整改招牌外，联合工作组并没有对其采取取缔或暂停营业等其他措施。

记者找到浦口工商分局，想就南京盟信的工商注册以及联合调查等相关事宜采访该局。该局办公室一位范姓负责人在多方请示后告诉记者，目前该案统一由区委宣传部负责，让记者去找宣传部。浦口区委宣传部宣传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安机关认为目前该案正在侦破之中，不宜再接受采访，也不再提供

相关信息，包括工商登记等信息。

而让这些受害者愤怒的是，他们都是用本票去南京盟信存款的，最后南京盟信拿着他们的本票居然可以在银行套现打入个人的账户。

简志雄告诉记者，他是在离南京盟信不到100米的一家平安银行开了一张200万元的本票给南京盟信，本票的收款人、申请人都是他自己的名字，只在后面背书人一栏签写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但是，南京盟信案发后，公安部门让他去银行查看他的本票复印件，他才知道南京盟信负责人曾某在本票上的背书人一栏和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一栏分别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就把钱转到了曾某的个人账户上。

“笔迹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本人没到场，身份证原件也没有提供，这钱怎么就转到他个人账户上了呢？”简志雄的疑问也是接受记者采访的诸多受害者想要问的。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受骗者均为化名）

车检站的烦恼： 民资涌入垄断行业难题

■ 本报记者 汪晓东

2015年1月初，郑州市机动车检测站的投资人们无暇顾及辞旧迎新的热络，几度瘫痪的车检系统令他们愁眉不展。“系统瘫痪就意味着无法验车，无法验车既要面对车主的指责，又要承受每天上万元的成本损失。”车检站投资人何芳林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抱怨说。

何芳林的怨气更深层原因来自于民间资本蜂拥而入检车行业后遭遇的“僧多粥少”危机。近几年来，郑州市逐步放开车检站审批政策，民资大举进入，从昔日8家企业的“看脸色检车”到如今33家企业打破垄断，民资进入在为市场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一不小心造成了行业局部过热。

审车危机再现

“我们的车队都走了。”
 “我们也在劝，不走也得劝走，不然该闹了。”
 “我们大门都关了，不敢让进了。”
 这是1月初，在一个名为“监控中心通知群”的微信群中，郑州市三家车检站负责人的聊天记录。为了避免车主因无法审车做出过激举动，有车检站干脆关门谢客。

上述微信群也是郑州市车检系统的工作群，郑州市机动车检测中心会不定期地在其中发布工作要求。

1月4日，微信群中的一条通知显示：因公安部新系统初次运行，不是很稳定，中心与支队科研所王明振正在积极协调解决，在此期间望各站耐心做好群众解释工作，避免因群众投诉对各站造成一定影响。

这种局面让何芳林回忆起两年前震惊公安部的郑州审车难：2012年12月，瑟瑟寒风中，郑州的8家机动车检测点挤满了待检的车辆，超过三天三夜的等候让该市车辆年审能力备受诟病。

“不过，这次跟上次还不一样，上次是因为检测站数量太少，这次则是因为软件不成熟，系统工程仅王明振一人在做，各站没有人指导，再次造成审车难。”何芳林说。

更令何芳林等投资人质疑的是王明振的身份问题。通过工商系统查询，有投资人发现，王明振还有一个身份是民营企业郑州聚凡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一个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怎么能以交警支队科研所的名义开展工作？”投资人觉得这次审车危机颇有来头。

2月5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拨通王明振的电话求证他的身份。但他告诉记者，目前不便回答。

对于车检站反映的问题，2月6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向记者回应称，一月初，作为升级后的调试初期，全国各省都在与公安部密切对接调试程序，公安部也多次发布升级包调试程序，导致系统的暂时不稳定。

对于王明振的身份问题，交警支队回应称，支队从来没有以科研所工作人员的身份指派王明振去参与任何此次公安部统一监管软件的升级工作，其在此次升级中仅是配合科研工作。

民资进入后为何害人篱下？

从2013年起，郑州市检车开始打破壁垒让民营资本进来，一场由民营企业的形态进入到原有垄断行业中的战役开始打响。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郑州市目前营业的检测站超过30家，其中大站投资1500万元左右，小站投资500万元左右。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检测线多，检验车辆又少，而各检测站均出现大的缺口。“高额的场地费、人员工资以及水电等各种费用让多数民营检测站都在赔本。”何芳林说。

更令他们无法施展拳脚的还有来自于政府部门的“严格管理”。何芳林说：“检测站已经成为弱势群体，一些可有可无的小事被无限放大，稍有不满意，动辄被关闭停业。”

无独有偶。
 投资人曹先生创办的扬州市通安汽车性能检测公司有5条标准汽车检测线，是扬州市规模最大的汽车检测民营企业。但是扬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却不认可该公司的汽车年检结果，导致该公司设备资源闲置多年，濒临倒闭。

对此，扬州市公安局方面认为，通安公司立项时未经当地公安部门审批，所以对其年检结果不予认可。而曹先生则认为，国家规定汽车年检业务向社会化机构放开，创办过程无需公安部门审批。

另据此前媒体报道，在枣庄一家民营环保检测站里，空荡荡的检测站没有一辆车。这家投资上千万元的检测站平均每三天检测一辆车，每年亏损200多万元，经营惨淡。

原因在于，枣庄公安局将尾气检测放到了安检项目中，并花重金购置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平均每天检测130多辆机动车，与民营检测站形成冰火两重天。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检测方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尾气检测不再列入安检范围。

全国政协常委、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曾表示，引入民间资本，关键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让民营资本能够有序进入垄断行业，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本得到充分的发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赵永刚认为，国企改革一定要真正打破行政性垄断，让民企以独立自主的企业身份直接进入，而不是以资本的方式。当民营资本不能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那就是羊入虎口，谁都知道资本是斗不过权力的。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何芳林为化名）